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四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

鄭小同

小同北海高密人大司農鄭玄之孫文帝時爲郎中高貴鄉公卽位進侍中甘露中爲五更陳留王初加光祿大夫爲司馬昭所鴆死有禮義四卷鄭志十一卷

日蝕攷負議

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疏密謬準交會曰爲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于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案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曰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于前矣此爲古有其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攷察無效此有司之罪通典七十八

張揖

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閒人魏初博士一云太和中爲博士有廣雅四卷

上廣雅表

博士臣揖言臣聞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吳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徠貢嘉禾甘桑六年制禮曰導天下箸爾雅一篇曰釋其意義傳于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曰觀于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曰觀于古足曰辨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曰初哉首基爲始何是曰知周公所造也率斯已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邨郡梁文所攷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既

無正論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隸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詰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尼取竊已所識擇擇羣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已箸于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字分爲上中下三類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今得用請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孫該

該字公達任城人爲郎中遷博士司徒右長史著作郎出爲陳郡太守有集二卷

三公山下神祠賦

祥序

趙國元氏縣西界有六神祠吾觀其一焉在陘山之陽卽三公祠

馬崇堂既峻，危閣造雲，橋軒臨萬仞之壑，土木被丹藻之華，是時寓目，永日，夕宿東序，召彼故老，訊之舊典，云棟宇初興七十載，三台耀靈，實降甘雨，夫山已有形爲神，神已無形爲主，若乃歆蒸于上，雷動于下，公田禳于多黍，接婦利其滯穗，亦茲邦之所已報，歷葉不輟也，于是援筆作賦，昭神靈之有憑，壯夏屋之弘麗。

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一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石會谿，高岸爲谷，嶢峴阻脆，梗林柰條，逼塗迮蹊，行者息駕，步趾于斯，陟大嶠，登岑岡，踰爽境，歷朝陽，睇華殿之顯敞，覩應門之蔭蔭，神衣鬱蔚，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闥闥，顧眄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櫺浮竝，天矯騰驤，崇層岌業，齊載長梁，敷山藻于前楨，綴棖檣，已采章，文綺腹其紛鱗，洪葩睚已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禮，嘉旨備詳，陰祚顯應，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其亂

曰坤作地勢恆岳吐精布濩蹀路。上秀太清。三后讚事。兩師不靈。有滄淒淒。潤我羣生。先人諒德。圖象垂形。攷之舊史。典謨無聲。

類聚七十九初學記十二白孔六帖案書鈔一百四十八引徐
說三公山下輿賦云九嶷白巖未加卽孫該之誤否三公山在燕
地而孫說劉宋人豈江南亦
有此山邪附記于此俟攷

琵琶賦

惟嘉桐之奇生。于丹澤之北垠。下修條以迴固。上糾紛而干雲。開
黃鍾以挺幹。表素質于蒼春。然後託乎公班。妙意橫施。四分六合。
廣裘應規。迴風臨樂。刻飾流離。弦則岱谷。壓絲篋貢天府。伯奇執
輓。杞妻抽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絕而不茹。伶人鼓焉。
景響豐碩。操鳴駱驛。遊乎風颺。抑揚案捻。拒擲摧藏。爾乃叩少宮。
騁明光。發下柱。展上腔。儀蔡氏之繁弦。放莊公之倍簧。于是酒酣
日晚。改爲秦聲。壯諒抗愾。土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絀邪存
正。疏密有程。離而不散。滿而不盈。沈而不重。浮而不輕。綿駒遺謳。

岱宗梁父淮南廣陵郢中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曰覆契上下奔

驚鹿奔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舒疾無方

下闕 藝文類聚四十四又初學記十六

引三條又文選稽叔夏贈秀才入軍詩注又曹子建七散注又御覽八百八

緩調平絃原本反始溫雅冲泰弘暘通理

初學記十六

諸葛誕

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黃初中召尚書郎爲滎陽令明帝時入
爲吏部郎累遷御史中丞尚書免齊王時復爲御史中丞尚書
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尋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對
山陽亭侯徙鎮南將軍高貴鄉公時復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
司都督揚州進封高平侯轉征東大將軍徵爲司空不受遂反
大將軍司馬昭討斬之

殺樂綝表

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

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已死自立終無異端忿懣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自今月六日討懣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卽魏臣不明臣臣卽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魏志諸葛誕傳注引

魏末傳

毋丘儉

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將作大匠興子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初爲尙書郎遷羽林監出爲洛陽典農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徙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護烏丸校尉自功封安邑侯尋遷左將軍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徙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正元二年矯明元郭太后詔討司馬師眾潰見殺有集二卷

承露盤賦

偉神盤之殊異邈迢迢自秀峙

已上二句依御覽七百五十八增

樹根芳林濯景

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層臺偃蹇曰橫施龜
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選眾多若乃肇制模範應變入
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涓均撰蘭籍簡良辰采名金于
崑丘斬扶桑曰爲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曰陶甄岐陰陽而役
神物豈取力于烝民用能弗經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
靈雄幹碣曰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于蓬萊實神明之所憑
峻極過于閭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鄰雙鶴集焉
卽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中承仙掌
旣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曰輔性豈
徒虛設于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于飛雲藝文類聚
七十三

罪狀司馬師表

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曰寄託之任懿
戮力盡節曰盡華夏又曰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曰輔

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曰：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曰：懿有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曰：大事而師曰：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疆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奪軍糧，克期有日，師爲大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王征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勸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爲難苦甚，莫過于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曰：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爲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

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曰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佑嬖發君主加之曰罪乎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曰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修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曰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曰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曰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械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譎言盈路曰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曰占高第曰空虛四表欲擅

彌勢已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曰：著難欲悉誅之一，且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日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鄒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曰：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曰完全社稷，安主爲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案師之罪，宜加大辟，曰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曰侯就第，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曰代師輔導聖躬。太尉乎，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曰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戮子，季友鳩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鯀

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眾，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于三皇五帝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目狀聞。惟陛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曰：蓋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罪自由，聞臣等舉眾，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曰：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魏志毋臣險傳注。

表

禹禹之朝不畜庸木

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
崔暹卿公第一表注。

諫明帝治宮室疏

臣愚曰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魏志毋丘儉傳時爲洛陽典農

上疏請定遼東

景初元年七月

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已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

魏志衛臻傳

上言劉整鄭像宜差異子弟

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攷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曰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敕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曰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

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

魏志齊王芳紀嘉平六年，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

與大將軍曹爽書薦裴秀

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立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于鄉黨，高聲聞于遠近。誠宜弼佐，謀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

晉書裴秀傳時儉為度遠

將軍
報弟書

今別致絳二百疋，可曰供送葬之事。

北堂書鈔御覽八百十四

承露盤銘

赫赫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穹峩，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已近眉

壽，曰保萬邦。

魏文類聚七十三

秦靜

靜爲博士進祕書監

祠祀不宜稱詔議

祭法七祀有國行。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俗廢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興復舊祀。造祭祀門戶井竈中霤。文帝稱詔。靜案凡諸祠祀。所曰尊敬神靈。不宜稱詔。御覽五百二十九引魏名臣奏。

臘用日議

吉禮出行有祖祭。歲終祫合百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曰。午祖曰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曰午祖。正月爲歲首。故曰寅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曰戌臘。而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曰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土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曰未祖戌。

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曰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曰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
前曰未祖丑臘通典四十四又略見續漢禮儀志中注補

上瑞圖告廟議

靈命瑞圖可祀天皇大帝五精之帝于洛陽祀南郊所祭祭訖奉
誥冊文脯醢酒告太祖廟藏冊于石函通典五十五

冕服議

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絳衣而已宋書禮志五

上告瑞祝文

孝孫皇帝諱使太尉臣某曰靈命瑞圖冊告于天郊事訖將納冊
于石函謹使太常臣某帥有司曰脯醢旨酒敢昭告于皇祖武皇
帝曰武皇后卞氏配尚饗通典五十五

辭悌

悛字孝威東郡人爲兗州從事拜泰山太守曹公定冀州引爲長史除魏郡太守黃初中拜尙書令太和末歷督軍中領軍青龍中爲尙書

奏請瑞圖告廟

涼州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留臺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

皇后廟

通典五十五

趙怡

怡太和中爲博士

祀天樂用宮懸議

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案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

已

通典一百四十七

皇后銘旌議

祖號所曰稱廟，不宜曰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外之左。通典八十四

左延年

延年，太和中，爲叶律中郎將。

祀天樂用宮懸議

案周禮曰：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通典一百四十七

和洽

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太和中，爲太常，卒諡簡侯。

時風不至，奏宜節儉。

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曰民爲本，民曰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曰先王務蠲煩費，曰專耕農。自春夏曰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

于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于資食
倉府衍于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
省勞煩之役捐除他餘之務已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
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已求厥
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
人之誠也

魏志和
拾傳

趙咨

咨字君初河內溫人太和中爲尙書遷太常

見司馬朗傳案
後漢書有趙咨誤

志孫權傳又有趙咨字
德度南陽人皆非卽此

奏諫興作

臣咨言今作洛陽宮殿取白石之人鑽山索異石繫石求雲母口
役之事莫過于此也

書鈔一百六十
引魏名臣奏

奏論賜諡

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動于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諡

通典一百

奏明帝外祖母服

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黑介幘進賢

冠卓服十五舉聲則罷

通典八十一

程喜

喜字申伯青龍中青州刺史齊王時爲征北將軍

答詔問管寧

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
卓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閭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
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
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飭泫然流涕又居
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于園圃臣探寧前後

辭讓之意，獨自己生長潛逸，皆艾智衰，是曰棲遲。每執謙退，此虛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魏志管
監傳

張茂

茂，字彥林，沛人。青龍中，爲太子舍人。

上書諫明帝奪士女，曰：配戰士

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曰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所曰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爲小人。今奪彼，曰與此，亦無曰異于奪兄之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曰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曰贖其妻。縣官曰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

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已不敢不獻警言者。臣昔上要
言。散騎奏臣書。已聽諫。篇爲善。詔曰是也。擢臣爲太子舍人。且臣
作書。譏爲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爲作書虛
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已報國。是已投軀沒命。冒
昧已聞。惟陛下裁察。魏志明帝紀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張茂乃上書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羅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終

全三國文卷四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一

杜摯

摯字德魯河東人明帝時郎中令補校書郎有集二卷

笳賦

并序

昔李伯陽避亂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造斯樂美其出入

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

宋書樂志一文選西京賦注通典一百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一

唯葭蘆之爲物諒繫勁之自然託妙體于阿澤歷百代而不遷于
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
羈旅之士感時用情乃命狄人操笳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羽發
濁商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俟爾卻轉忽焉前引或溫縕曰和懌
或悽悽曰噍殺或漂淫曰輕浮或遲重曰沈滯

藝文類聚四十四

文欽

欽字仲若，譙人。明帝時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轉廬江太守。鷹揚將軍尋加冠軍將軍，齊王時爲前將軍，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高貴鄉公初與毋丘儉舉兵討大將軍司馬師，兵敗入吳，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封譙侯。後救諸葛誕，爲誕所殺。

降吳表

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于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卒癸高禘，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于弊仆，前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埽除凶孽。誠臣悞悞，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木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管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僮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

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
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志毋下
檢傳注

與郭淮書

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
知，後呂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
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
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
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
滋甚。放主弑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弑。此可忍也，孰不可
忍！欽曰：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
毋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
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呂不顧妻孥之痛，卽
與毋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

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爲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呂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于樂嘉城討師。師之徒眾，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營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便爾瓦解。毋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卽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邗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躡閭，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

僕于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曰爲
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帥芻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
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
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期要使六合校攷與周召同
封曰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盍慮其落落是曰遠呈忠
心時望嘉應魏志毋丘儉傳注

辭請

謂明帝時博士

王澹母出還葬議

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論罪不可曰不原心爲子
不可曰不義諍來書云尊親曰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飲酒食
肉蓋急于性命而權正理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沈
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曩時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

豈合慈母曰非罪受不義哉。攷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還安域兆，使嚴父無違禮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通典一百二

楊暨

暨，字休先，熒陽人。驍騎將軍恪之子。明帝時，爲中領軍將軍，卒諡肅侯。

上明帝表

武皇帝始征張魯，曰：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受方略，因就民麥，曰：爲軍糧。張衡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曰定之。魏志張魯傳注引魏名臣奏

隱蕃

蕃，青州人。明帝使詐叛歸吳，求作廷尉，曰：離間大臣，事覺閉口而死。

歸吳上書

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志胡綜傳

丁謚

謚字彥靖，沛國人，明帝時爲度支郎中，齊王時，遷散騎常侍，轉尚書，坐曹爽誅。

肉刑論

堯典曰：象之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人，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刑，剝斲，竊案此肉刑，在于蚩尤之代，而堯舜

曰流放代之故黥剔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立刑之數亦不具于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于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通典一百六十八

杜布

布明帝時爲博士

會喪宜去冠議

論語曰羔裘玄冠不曰弔故周人去玄冠代曰素弁漢去玄冠代曰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案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曰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曰去玄冠代之曰素是曰漢中興臨殯之事與禮合自是

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曰爲使者亦宜去玄冠，代曰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曰布巾。

通典八十一，又八十一

二杜布，非杜希。

張敬

敬，明帝時博士。

薨卒不祿議

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曰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卒，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

通典八十三

杜恕

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尚書僕射畿子。明帝時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出爲弘農太守。齊王時，轉趙相。曰疾去，擢河東太守。遷淮北都督，護軍。復曰疾去，拜御史中丞，出爲幽州刺史，加建

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免爲庶人戍章武卒有體論四卷

篤論四卷

案篤論卽杜氏新書

表韓觀王昶

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魏志徐逸傳注引魏名臣奏黃門侍郎杜恕表

請令刺史專民事勿典兵疏

帝王之道莫尙乎安民安民之術在于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扼腕抗論曰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怙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遊難繞天略市曰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警策羸馬曰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曰武

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突豫司冀而已。臣前曰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曰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曰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曰兵事也。若曰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曰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于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曰此推之，知國家曰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固圉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曰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一賊游魂于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

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
呂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已堪四支之重然
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信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
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于親貴
固不犯四難呂求忠愛此古今之所當患也

魏志杜
畿傳

議攷課疏

書稱明試呂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
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
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已爲其法可粗依其
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
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
云爲撥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于呂崇揖讓之風興濟
濟之治臣已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

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曰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曰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曰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曰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曰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陷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狗聲名而立節義者況于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于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曰古人不患于念治之心不盡患于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

功及其罪也。殛鯨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
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已處
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已爲高拱。默已爲智。當官苟在于
免負。立朝不忘于容身。絜行遜言。已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
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
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今之
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曰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
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魏志杜畿傳
又通典十五

諫聽廉昭言事疏

伏見尙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言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
當坐者。別奏尙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言處重爲恭。意
至懇惻。臣竊憫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
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曰道。率之曰禮。故也。古之帝王

之所已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寔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于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已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寔有舉綱維已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已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備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

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曰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曰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曰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曰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曰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曰爲不能曰陛下爲不任也不自曰爲不智曰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引用大舜之所曰去使侍中尙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曰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

羣臣人得自盡人自曰爲親人思所曰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
用曰此治事何事不辨曰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
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
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
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曰爲朝臣不盡
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
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
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敎之治其事豈
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竝世終不能曰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
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
徒更惡吏曰守寺門威禁由之竇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
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獄
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于受屬

選舉不己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曰：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曰：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于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曰：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攷其終始，必曰：違眾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曰：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于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曰：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責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逆者也。迫于道自彊耳，誠曰：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

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已也。

魏志杜畿傳

奏事

漢故事，人民疾病，責之司徒。

御覽二百七引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奏

家事戒稱張閣

張子臺視之如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惡，毅然伯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魏志郗原傳御覽五百九

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二

杜恕

體論

謹案隋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舊新唐志同恕字務伯晉征南大將軍杜豫之父也官御史中丞出刺幽州曰斬鮮卑小子一人爲程喜所劾免爲庶人徙章武阮武謂恕曰今向閑暇可潛思成一家言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嘉平四年卒于徙所魏志有傳八篇者一曰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聽察八用兵四卷者卷凡二篇其書蓋亡于唐末羣書治要載有六千餘言不著篇名審觀知是君臣行政法聽察六篇其餘言篇用兵篇略見御覽六帖而意林曰自敘

終焉今錄出校定爲一卷，恕又有篤論別載于後。嘉慶二十年歲次乙亥二月既望。

君第一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曰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曰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曰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曰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曰事類，則人主瞶然，自己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環璫皆不足任也，堯舜之君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曰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脩其身，所曰御羣臣也。

所曰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漢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曰古之聖君之干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撤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于自然，形于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曰誠待其臣而望其臣曰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險舊作僞，呂意改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曰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曰尊君，取容于人主，下曰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也。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曰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

也。且夫術家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于利口之覆國家也。何已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謂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已爲戒，是猶一噎而禁人。本脫人字，依長短經是非引加。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斃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于職。此卽趙高之敎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已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已之竊寵擅權，疑

侶之閒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
謀無倦君之體也寬已得眾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
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意林作陰避唐諱因改流孫子也君之體也君有君人
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曰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
善爲政者務在于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
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
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纈然天下寶之者不曰小
故妨大美也不曰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
何具之于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
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侶織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曰絛其
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眾曰至少御至眾其勢不勝
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

便也。故君使臣，曰禮則臣事君；曰忠，晏平仲對齊景公，君若棄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曰服者，曰有禮也。今末世棄禮任術之君，之于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曰，厲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曰，敗法御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過之也。除去案除去猶言且無論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于索人，逸于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于弑死，曰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

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曰阿親戚外不曰遺疏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于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已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怒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羣書治要

臣第二

凡人臣之于其君也猶四肢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誓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唇崩

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
曰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曰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斯須無君是斯
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
相須尙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于手足可謂無閒矣然而聖
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清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
奸人離而閉之故使其臣自疑于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
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曰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
及乎治化之原而感于僞術信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
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
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于家門欲曰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
悌焉及志乎學自託于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曰篤信
義又著曰此立身曰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
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曰求親不偷悅曰苟合公家之利知

無不爲也。上足曰尊，主安國下足曰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國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比曰闇，上不上同曰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曰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于臣主之分，出入于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曰待時，或巧言令色，曰容身，又可勝盡哉。是曰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于道，不傲世，曰華眾，不立高，曰爲名，不爲苟得，曰偷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脩之于鄉閭，壞之于朝廷，可惜也。脩之于己，立壞之于閭閻，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曰有殺身，曰成仁，無求生，曰害仁，況害仁，曰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若夫智

慮足曰圖國，忠貞足曰悟主，公平足曰懷眾，溫柔足曰服人，不誹
毀曰取進，不刻人曰自入，不苟容曰隱忠，不耽祿曰傷高，通則使
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于上則民安，行于下則君尊，可
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
于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于危辱。昔孫
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
愈恭，正考父偃僕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曰沖，爲臣之
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于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
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以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凡
人臣之論所曰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
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
于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曰壹民，外足曰拒難，
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曰佛君，身之所短，不當有取功，此明

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曰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業。此中主之臣也。端轂而守法，壹心曰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于顏色，此庸主之臣也。曰庸主之臣，事賢主則從，曰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曰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曰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曰虛僞取也，不可曰比周爭也。故君子務修諸內，而讓之于外，務積于身，而處之曰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意林作猶如上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濱汙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意林作猶如上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于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竝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璜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羣書治要。

言第三

東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辭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白孔六帖三十御覽三百六十七引杜恕論當在言篇

行第四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阜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曰君子慎趣舍焉羣書治要

君子居必選鄉游必擇士林意

夫君子直道曰耦世小人枉行曰取容君子捨人之過曰長善小人毀人之善曰爲功君子寬賢容眾曰爲道小人微訐懷詐曰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

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已託身不力行已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于誠夫誠君子所已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已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已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羣書治要

御覽八百三十六

政第五

孔子曰爲政曰德又曰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大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已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

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已至人之爲治也。處國于不傾之地，積政于萬全之鄉，載德于不止之輿，行令于無竭之倉，使民于不爭之塗，開法于必得之方。處國下四十二民字，依意林加。民有小罪，必求其善，已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已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已道御之也。皋繇瘡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已蔽明，駐纊充耳，所已揜聰也。愷夫弊俗偷薄之政，當有字。耳目已效聰明，設倚伏已揆民情，是爲已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

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當有故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
已載舟亦所已覆舟庶民下十八字依意味加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
官不敢已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噶遠觀一
物而貫乎萬者已身為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
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為政者不可已不知民之情知民當有
字然後民乃從令已所不欲不施之于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
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
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汗也是已為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
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邪天下大惡有五而盜
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偽而辭辯
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可已
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已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
有也羣書治要

法第六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曰爲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于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曰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于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于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于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曰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揆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曰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曰望化。

道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敘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眾共之眾疑則從輕者所曰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曰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曰三諱諱與眾所謂善然後斷之是曰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曰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曰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曰此情疑之羣吏人主曰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則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于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

而奸邪竝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
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于孝武徵發
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于是張湯趙禹之
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舊按云積密固疑罔文書盈于機格典者不
能徧觀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
事曰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曰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
效善按云之法參伍其辭曰求實也非所曰飾實也但當參伍聰
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于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
所曰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曰殺之也故斥言曰破律詆案曰成
法執左道曰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鞏書治要

聽察第七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
所信則謀有所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攷察不精則

數有所亂矣。人主曰獨聽之聰，攷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謀而並至，曰千聞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于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攷，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閭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攷，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曰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聞一聰也，在于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

之計、納斬尙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于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于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士、將何國無之乎。

羣書治要

臣曰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恻而不隱者、欲已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已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已至尊之聰聽、總萬機

而賢

舊校云賢當作監

之曰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攷焉將當能皆窮究

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

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曰論其然乎夫人君所曰

異于人者順志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

慾麗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

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

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

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

鐘而徹閒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

據前後文當有體字

覺飢餒之隄艱

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織絺處華屋之大廈居重蔭之

玄堂褰羅帷曰來清風烈

當作烈

凝冰曰過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

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

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

舊校云綿裘疑綿

衾貂裘疊茵累席居隴

密之渙室處復帝之重幄熾猛炭于室隅曰起溫御玉后之旨酒
曰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
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
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曰起
寤遺忘乎擊書
治要、

用兵第八

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曰
威不軌而昭文德所曰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曰興亂人曰廢
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假況衰世乎

濫殺無辜之民曰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曰贍一
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彊矜其變詐之謀欲曰定威取
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隸其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
霸王之用兵也始之曰義終之曰仁將曰存亡非曰危存也將曰

禁暴非曰爲暴也。

兵之來也，曰除不義而援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後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箠食壺漿，曰迎其君，奚之遲也。湯武之師，用兵之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曰義，曰責其過，振之曰武，曰威其淫，懷之曰德，曰誓其民，置之曰仁，曰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治家國，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眾，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乃曰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夫德義足曰懷天下之民，事業足曰當天下之急，選舉足曰得賢

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

已上六條，並卽覽二百七十一

恕性疏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憂行喪，在禮多愆。

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友人問余志，余荅曰：見大

臣論議，或黨甲苦乙所親，或黨乙訪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

毀譽耳。

林意

曰：爲人倫之大綱，莫重于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于言行安上理

民，莫精于政法，勝殘去殺，莫善于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

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三國志本傳引杜氏新書，蓋用體論自敘備。

篤論

詳案隋志雜家，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亡。舊新唐志，皆于錄至

宋復亡。魏志本傳，稱恕所著，有體論、與性論，無篤論。據意林引

篤論，水性勝火，人性勝志，攻實性行二事，證知與性卽篤論之

首篇據意林及御覽證知裴松之所引杜氏新書卽篤論之末篇其書前數篇出恕手後述敘家世歷官引及魏書并引及王隱晉書證知東晉時編附故稱新書猶今之全書而篤論其總名也故梁七錄唐志有篤論無新書余既校輯體論因并采錄篤論依意林次第編定之本傳三疏皆當在篤論中既人文集不復載也嘉慶二十年歲次乙亥二月十九日

水性勝火分之曰釜甌則火強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曰利欲則

志強而性弱

意林

攷實性行莫過于鄉閭校才選能莫善于對策

意林案此二條當是典性論

漢伐匈奴取胡麻蒲荀大麥苜蓿示廣地

蘇文類聚八十七引杜恕篤邊論案此條篤

論之言邊事者遂是篇名

聖人之制刑也非曰害民也將曰利民也故民從而安之非曰陷民也將曰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

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當于民心，合于道理，所

斷于民者，不行于身，公之也。

御覽六百三十六

日給之華，與柰相侶也。柰結實而日給零落，虛偽之態，與真實相

侶也。虛偽敗而真實成。

御覽九百九十九

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侶也。菱植根，萍隨波，是曰堯舜，歎巧言之

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御覽九百七十五又一千

杜氏始出，帝堯在，周爲唐。杜氏漢世有杜周、杜欽、杜鯨。

意林案此敘傳篇

譏字伯侯，魏書有傳。

意林案魏書王流撰流卒于晉泰始二年魏書之成未必在嘉平

前則敘傳晉人闕附

畿爲河東太守，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

大棗，畿拒已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于

隨者也。稱畿功美，曰：下州郡曰：昔仲尼之于顏子，每言不能不歎。

旣情愛發中，又宜率馬曰：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志

畿長子恕字務伯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少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呂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于世務其意欲揆蹟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本傳注引杜氏新書意林引篤論案意林作畿長子理字務仲少而機察故名曰理少子恕字務伯意林轉寫不無倒誤應曰伯仲叔為次今依本傳注為正

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曰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曰豐名過其實而恕被禍懷玉也由是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呂合時豐曰顯仕朝廷恕猶家居自若明帝曰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魏志本傳

注引杜氏新書

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悛出爲東郡太守

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

陛下謂曰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前世之稷契坐待

後來之俊乂可能治乎

意林引篤論案此疏魏志本傳有全文疑本傳所載三疏皆當在篤論中今既入

文集不復具載

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隄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

人多爲恕言者

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

恕在河東坐臥恆避父住處

意林

程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卿覽示之曰微意恕答權書曰

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曰善言相待無不致快也曰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曰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東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閉也然

自年五十二不見廢棄者。者字依御覽加願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

耳字依御覽加何足有所明

邪。邪字依御覽加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

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

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順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

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諾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

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

喜于是遂淡文劾怨。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篤論

阮武字文業闕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

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

將軍坦弟柯字士度。魏志本傳注引杜氏新書

賜進士出身
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
高岡王毓藻校刊